节间词话

那轮明月

■ 陈吉秋

古往今来，每年的中秋之月，洒下清辉一片，照的是年年花相似、岁岁人不同，这是中国人心中的意象，美好，悠远，又有几分淡愁，因为很多事物已经在这一片月光下改变了，挽也挽不住。每年的八月十五中秋佳节是家人团聚的节日，也是海水涨潮的时节，其核心是月球和太阳对地球的引潮力的共同作用。

当夜幕降临，月光洒满大地，那一个盛满圆圆月光的中秋佳节，盛满团圆和丰收。它本是古人的发明，但今人也很受用，人们对天上的明月，满怀崇拜和感恩。

传说很久以前，月亮上住着一个嫦娥，她凌云奔月的故事流传久远，赋予了中秋节一种神秘而深厚的内涵。传说嫦娥是后羿的妻子，后羿因射日有功，西王母赏赐他一颗仙药。在后羿还没决定是否服用仙丹药之前，嫦娥作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选择——自己吞了这颗仙丹。之后，她飞到了月亮上，成了月宫的主人。后羿得知后，非常懊悔悲痛，每年八月十五日晚上，他都会在后花园摆上香案，放上嫦娥喜欢的美食和月饼，以此来表达对嫦娥的思念。

想起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中秋节，那时年少，我和隔壁家的女孩还有两个朋友，一起商量怎么过中秋。我们决定重温儿时的乐趣。当晚，我们在宿舍楼顶的天台上，拿来脸盆，盛半盆清水，等到十二点月亮最圆、月光最亮的时候，把一根细针小心翼翼地放在盆里的水面上，随着月光的照耀，那根细针仿佛被赋予了魔力，轻轻漂浮在水面上，飘来飘去，投下斑驳陆离的影子。我们围坐在盆边，屏息凝视，那一刻，针安然地卧在水面上，时间仿佛在欢快地跳动，我们看到了水底一个不一样的影子，特别有趣，每个人的眼睛都盯着盆里看，看得入迷。时间一分一秒地流过，不知不觉已是深夜。这个场景，像是我们心中那份纯真的梦想在轻轻荡漾。那一刻，所有的烦恼都随着月光下的针影飘向了远方，让我们又重回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。

青春在行进，时光犹然一匹轻骑，那是2005年，又是一个中秋节，晚饭后，我们一家人约了朋友一起去海口的万绿园，共赴一场与月亮的约会。路上，行人匆匆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节日的喜悦与归家的急切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草味和花香，连空气都在为这团圆之夜加冕。秋意渐浓，只见一轮明月缓缓升起于天上。万绿园很热闹，每隔十米二十米，就有一家人在赏月，四面八方都是人，在暗绿的草坪上各得其所，围在一起，有说有笑，有的喝茶、有的喝饮料、有的吃月饼。我们也带去了不同款式的月饼，有五仁的、有双黄莲蓉的、有叉烧的，每一种都承载着不同的风味与情感。手里的每一块月饼，都像是精心雕琢的艺术品，五仁鲜香、双黄莲蓉甜蜜、叉烧美味，每一口，都是对味蕾的极致诱惑，更是一份与家人相伴的温情。那月光啊，就像是被精心调制的银色香槟，轻轻洒在每一张笑脸上，让每个人的眼神都闪烁着温柔与期待。我们围坐的那片草地，仿佛被月光眷顾，变得柔软又梦幻，像是踏入了童话世界。此情此景，至今难忘。我们边吃边聊，笑声、谈话声、轻轻哼出的歌声，交织成了这个夜晚最动听的乐曲。这不只是简单地赏月吃饼，简直是上演了一场月光下的盛宴。

周围是轻轻摇曳的树叶，声声虫鸣偶尔从不远处传来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而温馨。在万绿园赏月，场景五光十色，瞬间把我们拉入了一个梦幻世界。清幽皎洁的月光照亮大地，给四围的盎然绿植披上了一层柔和的光辉。草坪上，有许多家庭与朋友团聚一起，他们或铺开草席，或搭起帐篷，欢声笑语哼着歌曲，在月光下展开一卷卷温馨和谐的画面，呈现着人间的安好。

每一年中秋独有的温婉与深情，如同岁月之河，缓缓流淌进华夏儿女的心田。每当秋风轻拂，金桂飘香，人们便不由自主地，沉浸在那份对家和亲人的思念和团圆的期盼之中。这一天，是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，一家人一起吃饭，一起赏月，一起吃月饼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有人因工作需要不能回家过中秋节，就以望月之举来寄托相思，真应了唐朝宰相、诗人张九龄《望月怀远》中的那一怀心绪：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”在明亮月光的作用下，此时的有情人，互相牵念，天涯虽遥远，但异域同天，头顶同一片月光，也就释然了。

在柔软清幽的时刻，我们分享着彼此的故事与梦想，关于月亮上的嫦娥，还有那些关于家、关于爱，以及关于未来的话题。在这样一个月圆之夜，有一种温馨徐徐开启，感动溢满心底。

夜深了，月更圆了，我们肩并肩坐在草地上，望着那轮皎洁的明月，一直在寻觅嫦娥的影子，也好像看到嫦娥美丽迷人的样子。我庆幸自己能与家人好友相聚，能与这个时代激情相遇。我想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一个人无论身在何方，只要心中有爱，有亲人，有家的温暖，就足以抵御世间的寒冷与孤独。祈祷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都能感受到家的呼唤与温情，愿每一份思念都能化作月光下的温柔与守候，愿每一个家庭都常有团圆的时刻，愿天下人千里共婵娟，花好月圆，如同升起在我们心中的那轮明月。

渔村樵浦

村有闲意

■ 王卓森

白云无事，停在龙祖村的上空，而村庄，几百年来就一直停在一个高坡之上，路过的只是时光。伏转初秋，日头依然晃晃，汗水比雨水还多，忽念起这个村庄的清凉。它只有二十来户，藏在茂林幽处，大热天，最能安抚人情绪的，就是那片片树林翳荫，村子各处都是，是洇在地上的一团团绿墨。在这绿墨里待一个下午，静或动，都觉得时间慢，慢得来世遥不可抵。

村庄四周，卧着开阔的红土地，翻耕之处，露出肥沃的肌理，面目恣意，浮漾着温热的气息。尽头连着一湾水田，那是龙祖洋田，有六七百亩，据说旱涝不愁。水田边，绕着我叫不出名的乡村原生树木，枝叶随风，颠着细碎阳光，直扑双眸。这些树中，倾着身子探到稻田上的那棵，像一个失魂之后的归来者，直指云天的那棵，年轮定是比不过村庄的年龄。眼前的物象，我相信古已有之，重叠在秦观的乡村旧叙里：树绕村庄，水满陂塘，倚东风，豪兴徜徉。在此，徜徉的是风，是飞过树梢之上的鸟群，龙祖村接住了它们的豪兴。这是一幅田园草木的画，盛着村人不在意的野韵，人心者如我，往往是陌生人，这境遇，这清寂的物美，犹然许多世间事。

来到之时，村口大榕树下坐着老人，他们坐在树叶落下的声音里，互相不怎么说话，眼神在眯起的眼眶里收住，我凑过去，一问，他们一答，数语之后，我退为一个安静者。在这些村老面前，过多的话大概是多余的，多余如人在命运中的无端悬想。

村委会主任从镇上赶回来了，扎稳摩托车，与我握手，汗涔涔的手掌带着槟榔果的味道。他带着我往村里走，村庄的地势一个梯级一梯级顺延而下，再向两翼伸展，最后腾出一块敞亮的场地，场地是村里的文化休闲中心，围着树头铺着红色的广场砖，摆放了石桌石凳。一条飘带一样的水泥路逶迤村前，通到村外，两边老树错落，竹林夹道，时有骑摩托车的农人赶田下地，“嗖”的一声从身边掠过，惊不到皮毛油亮的黄狗漫步，它气定神闲，不惧我，不作吠，复见三只五彩公鸡昂首徐行，不慌不忙遁入村巷，绚灿羽色随即隐没，断断续续传来鸡鸣，喔喔声游荡在村舍间，侧耳，像上古的某曲音乐。鸡犬之闻，令人境愈静虚，引我作遐想，遐想亦又扰我清意。

老林下坐，燥热的白日光被挡在丛丛树叶之上。村委会主任招呼来几个村老，一会，他们的话就多了起来，一言一语交错，摊开村里的旧事。村里的先人原是海岛东边的方姓兄弟，几百年前从远地来此，发现高坡下有一大片常年不断水的地，便落脚辟田，世代耕种，繁衍成族，因村边有一龙栖湖，村名取龙祖。方家耕种这片良田，农忙时雇不少人，都来自周边村落，吹牛角号催上工下工，这样的劳动场景每天壮观上演。每年割完最后一垄稻子，田主便在村后的大清坡搭台，请戏班唱戏给村人看，杀鸡宰鹅款待过往看戏的人，年年如此，自是兴味满地。后来，方家人丁稀落，雇工渐渐分耕了这片大水田，方家的兴旺景象终于被风吹雨打去，演了一出繁华落尽的老戏。今天，一年两季生长稻子的水田还在，晒谷子的秋阳还在，方家的故事还在，不知一声叹息在不在。此时，我听不到这出老戏的锣鼓，耳边只有竹林簌簌。

前面，出现了一棵满身苍枝的老油棕树，孤独刺入眼帘，它与周遭的树木站在一起，明显是一种外来者的存在，像个遗世老臣。这棵老油棕树的身世，原来是龙祖村的一段“老料”。解放初期，国家号召大种油菜、花生、油棕等油料作物，再以粮食相换，村里粮食也紧张，但响应号召，在村前村后种起了油棕树，最大片的油棕林就在村前。后来，不再需要以油换粮，把油棕树砍掉了，有人提议留着一棵作纪念，这棵老油棕树得以延命至今。

人喜欢追怀一些逝去的事物，那年月大种油棕的热闹，很早之前就已经安静下来，但龙祖村从未失忆，当年收摘油棕果换粮食的景象，藏匿在某间向着油棕林的老房子瓦楞里。满坡的油棕熟了，串串黄褐色的果粒飘出油香，浸入清风弥漫四周，最先来到油棕园里的是松鼠们，它们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，身姿轻盈，小眼睛转动着一股兴奋和警觉，在这里终日开着丰收舞会，好像油棕树是它们种下的。村头的大喇叭叫了，村民们上坡采摘油棕，小孩跟在大人屁股后面，一路蹦蹦跳跳，用弹弓或捡起地上的小石子掷打树上的松鼠，松鼠一溜烟不见了，但很快又在他们面前翘尾弄眼，小孩与松鼠之间的野地游戏，一直持续到大人收工。油棕果被村民挑回到村前的油棕林下，集中装袋，垒成山高。

不久，公社的运粮车突突开进来，把粮食卸下，换走油棕果，一斤油棕果换三斤稻谷或两斤白面粉。一根木条横架在两棵油棕树的枝条间，一杆大秤吊在木条上，油棕果和粮食被上上下下地称，枝条消受不住，时有剥落，一季收成里，要剥落好多油棕树枝条，留下来的那棵老油棕树身上，现在还能看见很多枝条剥落后的凹窠，一眼眼凹窠，藏着曾经的热火朝天。力壮者操大秤油棕，挑粮回库房，老人屈蹲于地捡掉下的粮食，小心翼翼的样子，与孩子们在场子上的嬉闹，画风谐趣。当年，到底龙祖村种了多少油棕，换回了多少粮食，年轻的村委会主任说不出个数。

再一次来到龙祖村时，当年的油棕林地就在脚下，那棵被豁免了“砍头”的油棕树，在众木丛林中挺立，满身利刺，藤萝缠绕，伸出长长的老脖子，撑着伞骨般的稀疏枝叶，这副模样，最似八大山人寥落的拙墨，从泱泱一片林，到茕然一棵树，气势逆转。村民举起了砍刀，砍倒了它的同类，原本说好的多少年后满坡的油棕香，终是让给了槟榔林、橡胶林、胡椒林、龙眼荔枝树，还有成片的橡胶林。鹧鸪声中，时光转折，油棕换粮食的往日情景已经不可重现，村庄的作物在人世之外次第成熟和被收割，收割作物的人一代代离去，时代也在村童问客从何来时噗噗的笑声中翻页，风杳然，雨杳然，村烟倒没有断过。

秋乍临，热气不肯退去，白亮的不远处，绿荫围匝的院落边，一个衣色红艳的年轻农妇在撒谷子，一身红艳的鸡群追着她啄食，似乎要啄她的脚，她胖胖的身子在一群生灵中转步，看着，想笑，自有说不出的兴味。原来，天地之寥廓，万事之喧嚣，在龙祖村这里就是一袭闲意。

《渔市》（油画） 周铁利 作

风物写意

秋分如水

■ 马英闵

秋分，是四季中最讲理的一个日子。

昼夜对分，光影平衡，天地在这一刻达成短暂的和解。酷热已退，寒意未至，仿佛一口温水，入口即温，不热不冷。秋分不轰烈、不喧哗，它从不抢夺春的生意、夏的张扬、冬的肃穆，而是选择中道而行。它在一年最喧哗与最清冷之间，打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折中。

我常常觉得，秋分像极了生活中某种不被强调却不可或缺的东西。比如母亲煮饭时调盐的手法，不多不少，刚好合味；比如父亲修剪葡萄藤时留下的那一截旧枝，既不妨碍生长，也不舍得剪断；又比如某个午后，窗外传来远处收割机的声响，你听不真切，却知道田野已经在悄悄脱去盛装，准备进入更安静的时节。

秋分是悄然的，它不似霜降那样露锋芒，也不像寒露那样显锋利。它以几片泛黄的叶子、一场不紧不慢的雨、一杯温温吞吞的茶，提示你：秋，到了中段，不慌不忙，却已在变。

最早察觉秋分的，是树。槐树先落，柿树开始结小红果，银杏叶尚未金黄，却已卷边变脆。它们不再高举绿色的旗帜，而是像渐老的人，学会低声细语，学会把自己的情绪藏在细节里。风穿过它们的缝隙，不再带起一整片喧闹，而只卷起几声细碎的“沙沙”，听起来像谁在说悄悄话。

最早跟着秋分变节奏的，是人。傍晚的街道安静了些，穿短袖的少年开始裹上薄衫；早起买菜的老人多了几声咳嗽，装着豆角和藕的篮子也换成了能挡风的布包。早餐摊的玉米糊热气腾腾，豆浆比平日浓了一点，热气直冲鼻尖，像生活在这时候突然有了触感。

在城市的一角，秋分也有它的回响。办公楼下的梧桐开始零星落叶，车窗玻璃上映出斜阳时，一排排楼宇仿佛也开始沉思。下班高峰不再那么烦躁，人们似乎都默契地放慢了一点节奏，心里的齿轮也因为温度的下降，终于不再焦灼发烫。

人也是要学会秋分的。小时候我们总想着追赶、拼搏、抵达，像夏天那样热烈地生活。而秋分告诉我们，停下不一定是懈怠，慢一点也不等于失败。有时候，人生最重要的转折，不在声势浩大的决定里，而在那些悄无声息的分寸感中。

秋分是节令，但也是智慧。

它让我们理解“适可而止”的力量。万物生长，不可能永远疯长；情绪高涨，也总会归于平静。春争，夏长，秋收，冬藏，天地用四季一遍遍地演示“取与舍”，而秋分，正是那个最懂得“收”的时刻。

那天，我在街头偶遇一个种花的老人。他蹲在路边，用旧剪刀修着一株开败的月季。我问他为什么不等花全谢了再剪，他说：“不剪，枝就乱；乱了，来年不开花。”我看他手起手落，剪得极有章法。他仿佛就是时间的弟子，懂得何时留，何时断。

夜晚来得更快，月光更清，风也更凉。回家的路上，看到邻家阳台挂着刚洗的被子，被夜风吹得像旗帜，又像某种归属感的象征。生活就是这样，在一片恰到好处的“平衡”中，默默完成过渡。

秋分如水，清澈，不扰，通透。它不劝你热烈，也不催你冷却。它只是稳稳地站在岁月的中线，望你从容经过。

室迩人远

吃花

■ 邓钰

花有什么用？看它，闻它，赏它，画它，最极致的莫过于吃它。

所有吃花人里，最高调的可能是战国诗人屈原。即使在以诗明志的《离骚》里，他也不忘标榜自己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。

读书时，我反复背诵这高洁的诗句，却木然地品不出花中美味。反而在《浮生六记》这般小品文中，萌生对花之味的好奇。

沈复在书中绘声绘色描绘这样的场景，夏月清凉，荷花初开，便将上好茶叶裹入纱布，整团藏进荷花苞，氤氲一夜，隔日取茶，泉水冲泡。再讲究些，将荷花瓣当茶则、杯托，凑一案清清凉凉的茶席。

雅致非常，文人把一切变得风雅。

但吃花，也是普通人的事。在某次采访时，我拜访澄迈大美村。盛夏午后，方塘如镜，水中莲花随风摇曳，散开香风一片。村民身着下水裤，一步步蹚水入塘，弓腰伸手，麻利摘下朵朵莲花，随意刷掉花上泥点，丢进漂浮的红盆中。

村民将蓬蓬莲花烘干，一朵便足以沏出一盏消夏茶饮。他们喝得如痴如醉，被盛情款待，我也品得有滋有味。

某年早春，我独自到大理散心，进出酒店的小巷有一家现烤的鲜花饼铺。路过时，恰逢新饼出炉，直勾勾的香气让人无法拒绝来上一块。手抓着，饼还发烫，花香四溢，咬一口热乎乎的酥皮，香软甜糯的馅料，从嘴入喉再到心口，异乡的春天在脑海里迸发。

突然想起，吃花这事，我最早是从父亲身上学来的。

小时候，父亲爱笑话我，城里长大的孩子不分五谷。我对他的经历所知不多，只从他零星叙述里拼凑出一段隐约的童年。

在父亲的回忆里，他确实称得上是山里长大的“野孩子”，自幼失怙失恃，山野混迹，饿急了，挖点山薯、野菜，吃点山花、野果再寻常不过。

天生天养，皆可入口，父亲是这么相信的，也是这么教导我的。

五六岁时，我们在定安县城生活，居所带有小院，院里兀自长着几株朱槿，花开得又大又红，俗气但热闹。

“侬尝尝，好吃的。”父亲摘下一朵，麻利地拔掉花托，让我从花根部吮吸蜜汁。我小心翼翼地舔舐花根，一丝丝清新的甜味漫上舌尖，刚想细品，味道便尽了。

遇见美好的东西，便想得到，而得到，最极致的方式可能是吃了它。就如同，人们吃花鲜少为了果腹。有时候，吃花是要霸占这份转瞬即逝的美。有时候，吃花只是某种寄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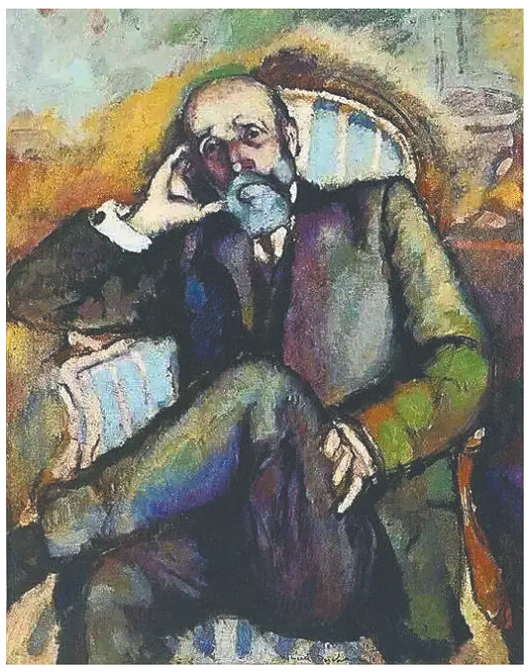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的生日在农历八月中旬，正是桂花盛开的时候。这满树肥嘟嘟的玲珑小花，香得恼人，却能做出津甜的零嘴。

某次父亲生日，与他难得在月夜散步。林荫路上，人影浮动，路人说桂花糕特别好吃，晶莹的糕底上撒些金黄的桂花酱，漂亮又甜蜜。

说者无意，我却听得馋虫大动，很是向往。父亲不曾做过甜品，见状也逞强应道：“这有什么难的？有空我便做给你尝尝。”

告别月夜，一晃也快20年。路人口中的桂花糕是何滋味，我至今仍然不知。

告别父亲，一晃也近八年了。



《父亲》（油画） 杜尚 作

投稿邮箱 hnrbzpb@163.com